

其一為政治的道德主義者(Political Moralism)。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都在考量人類應如何生活，或者什麼是人最好的生活。政治被理解為一種以追求正義和自制的人類能力來取代尋求自私的人。

其二為不可能論，霍布斯為其代表。認為人性是自私的，根本不能期待政治社會成員為有德之人。政治社會機能，不過是透過強制力來使先天不可能完善的人們，獲得保全的消極機制。

其三為不可欲論。著重的是個人理性選擇的自由與自主性的確保。為了捍衛自由自主的理想，國家必須將權利優先於善(the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提拔到最高位階，然後建構一個符合特定正義原則的基本社會結構。(6)

儒家「論語」、「孟子」的倫理政治論，就是在探索政治的本質為何？人的本質為何？政治與人結合的本質為何？政治與人結合的本質，應是仁的抉發，性善的實踐，並擴而充之至所有的人文活動之中，當然政治活動自亦包括在內，來提昇政治的人性，改善政治的品質。道德與政治結合，極有可能帶來專制獨裁；但政治僅是人性自私實然層面的建制，或者淪為政治現象的歸納，又會墮落沈淪，匱乏提昇的仁之力量。政治是取得了獨立的界面，但它欠缺拔擢躍昇的力量。所以，儒家的倫理政治論，居於行為主義經驗政治的狂潮之中，還是有其中流砥柱的價值。

## 五、當代新儒家的走向

如何解決長期以來論、孟德性政治所造成的流弊呢？當代新儒家學者為因應儒學第三期的挑戰，所提倡的儒家與民主相容論，然後加以改造，或許有參考的價值。

牟宗三肯定民主政治的建制，可以由道德的土壤中長出。但是內聖通向外王的結構，容易造成德性政治的流弊，無法開出人權清單的民主政治。因此，內聖的正心誠意、盡心盡倫盡制即可推出外王之直接形態，已經行不通了，取而代之是新外王的間接形態。內聖需要轉彎曲折，建立一個政道、一個制度，而為間接實現。

如何間接實現呢？即需道德良知的自我坎陷，仁暫時離開一步，轉而成為觀解理性架構之表現。亦即是，政治暫時脫離了道德，自成一獨立境域，政體內之各成分，也因階級集團對立關係、權力的安排、權利義務之訂立，皆是對等平列的。(7)

政教合一，政治與道德交纏糾葛，直迄近代政教分離原則確立，政治取得了獨立的範圍地位，民主政治於焉燦爛的展開。政治道德二元，但政治走的是西方立憲主義的民主政體，以捍衛權利為優先的正義架構，國家採中立性的價值，不對諸善作仲裁與抉擇。至於政治品質的提昇，則仍有仁心涵攝其間，由政治以外的廣闊空間，或由仁心的道德涵濡加以拔擢，以致政治不致因獨立而下墜沈淪。這是牟宗三解決儒家論、孟德性政治的方法途徑。

唐君毅肯定宇宙人生的本源是仁心，所有的人文活動皆是仁心的發用涵攝，亦即是道德意識的生成與發展。

道德理性綜賅涵攝一切文化生活活動。道德理性的核心為何？唐氏舉仁為中心。人與人之間基本道德有愛，而渾然與人無間隔之溫純樸厚或惻隱不忍之心情，恰是仁的流露表現。(8)

政治活動是一切文化活動的一環，也必須以道德理性為基礎。政治活動中的民主政治，當然要透過人文概念來理解，第一義是道德理性，民主不過是第二義以下的思想概念。(9)唐氏的民主概念論述，是依於第一義道德理性的核心而建立發展起來的。

民主政治是第二義以下的思想觀念。政治第二義即是人性的陷溺，仁心的沈淪，為物質慾望所染，皆是政治權力的矛盾衝突之現象。盲目意志力量的衝創，構築了政治制度的設計；由此，可以看出唐氏的民主建制是源於幽暗意識的傳統。

既然民主政治是權力的現象，為了防堵權力的泛濫，就必需建置保護基本人權，權力分立的立憲主義之民主政制，令政治有一獨立運作的境域。

不過民主政治可能淪為私人權力的工具，歪曲法律，障錮己利；出自私欲，折衷之政未必是善政等。<sup>(10)</sup>因此，最善良的政治，必為由承認民主政治，而又在制度之外求改進社會政治生活的民主政治。<sup>(11)</sup>如何改進呢？乃兼以道德人格意識之陶養改進人民政治意識之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防堵權力的機制，要提昇其品質，又必需回到論、孟所強調的仁政。

徐復觀論述民主的理想為性善論、理性的發展，自我理想的實現、人民主權、人人平等，這都關聯到論、孟的仁心性善。但是人除了性善惻隱之心外，仍有股衝動的情欲之自然生命。政治要實踐仁政，但政治亦要滿足人的情欲需求。

政治於經驗世界，最重要的功能是滿足人民情欲的需求。情欲的需求，會導致人我彼此的衝突，所以權力成為經驗民主的核心現象。西方政治學上主張的立憲主義，矗立的權力制衡的設計架構，徐復觀加以接受。因此，徐氏曾言；民主政治最可貴的品質是權力的自我否定。<sup>(12)</sup>

不過，徐氏歸結中國文化還是心的文化，由心而來的理想，必融合於現實現世生活之中，<sup>(13)</sup>轉化為各種不同的禮儀規範典章制度，民主政治當為其中之一。所以，經驗權力現象的民主政治，終極還需

仁心的涵攝提昇，又重升回到論、孟德性政治的範疇，來解決民主政治沈淪的癥結。

「論語」、「孟子」的德性政治，探索政治的本質，即是仁心性善的擴充實踐；政治非僅是生命、自由、財產、安全等消極的保障。政治還擔任實踐自我、發展自我、止於至善的積極道德責任，政治成了道德實踐的一環，這是其精諦之義。

但是，政治無法避免統治與被治者之分。由仁心所發展出來的仁政，必然會蹈入聖君賢相的格局，作之君、作之師、風行草偃，無法開拓出民主政制；甚至可能因義理我及生理我的矛盾，主政者號稱掌握歷史的本質，而掀起狂熱的法西斯運動，形成專制獨裁之局。所以，當代新儒家慄於德性政治的極權傾向，咸主張仁心的暫時擱置，給了政治獨立空間，立立憲民主的政制，來解決長期間內聖通向外王的糾葛。

惟中國論、孟還是心的文化、仁的文化。政治獨立了，但獨立的政治是來自人性的陷溺沈淪。一旦時空的流轉，政治如果沒有心的護持，僅靠保衛權利的正義架構，政治會日趨下墜墮落，所以還是需仁心的滋潤。這又見證了，論、孟的德性政治，政治的道德主義，政治在追求良善的道德生活，還是有其時代的意義價值。